

往事微痕

重慶長壽湖的故事

文 | 鐵流

長壽湖位於素有「壽星之鄉」的重慶市長壽區境內，距重慶主城區100公里。

長壽湖從空中俯瞰，它是由八個湖汊圍合而成的眾多半島，像一顆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一碧萬頃的長壽湖核心景區。

由半島所組成的「壽」字為魏碑體，筆力起伏跌宕，筆鋒剛勁有力，筆畫簡約明快，結構疏密相宜，達到了神采氣韻和意境的完美統一，可謂天賜的書法珍品。整個「壽」被茂密的夏橙、血臍和沙田柚樹包裹。它有203個大小島嶼，星羅棋布，島汊交織，湖光水色，淺灘成片，雜花迷眼，野鳥亂飛，是重慶市以至大西南著名的旅遊風景區。

可又有誰知道，「壽」字的這裡，五十多年前曾是關押改造「右派分子」的「水上監獄」？其關押的人數近一千人，全是原重慶市黨政機關、企事業單位、學校等，所謂「從輕發落」的右派分子，他們同樣遭受到非人待遇與勞累飢餓的折磨。遠在1979年「改正」前夕，就有一百餘位知識菁英含恨西去。

可以這樣說，長壽湖203個大小島嶼都有右派分子的血和淚，一草一木、一花一樹，都彰顯著死難者的冤魂！可而今誰知道？誰記得？苦難的歷史就這樣被「旅遊名勝」的牌匾吞噬了！那新的將要發生的歷史災難正「整裝待發」，一步步向「改革開放」的新生活撲來！為了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，必須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，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！

「糙辣」長壽湖

我第一次知道「長壽湖」這個名字，是1981年「改正」回到報社，當年與我一同蒙難的財務科俊少周俊修先生，就在這裡度過了二十多個年頭。他的定性是「反社會主義」的「反動分子」，獲得「保留公職」的「輕微處分」，可一去也是22個年頭。

一次閒聊，我講了我「勞教」、「勞改」所承受之各種難言的苦難，語畢問：「你『監督勞動』，比我好到哪裡去了？」周俊修沉默了好一陣後，苦笑一笑，回道：「曉楓，你不知道啊！長壽湖『糙辣』得很喲，一樣餓得打飄飄。」



▲清晨的長壽湖

「糙辣」，四川話的意思是惡劣、難受、厲害等多層含義。於是，留在我腦海裡的印象是：長壽湖，又一個人間的活地獄！現今翻讀了譚松先生耗十年時間所寫出的《長壽湖》右派血淚史，忍不住疾呼：「毛澤東，你這個千古暴君，滅殺了多少年輕美麗的生命啊！」

賈島有詩云：「十年磨一劍，霜刃未曾試，今日把示君，誰有不平事？」譚松花十年辛苦磨出的「長壽湖之劍」，不但未試霜刃，還險些為專制的「霜刃」絞殺。我不得不含淚問蒼天：「冤屈何時休？萬頃碧波湧，山石豈斷流？浩氣千古在，作惡萬世差！」

極權燒毀了生命的本來世界

為了「拒絕遺忘，正視歷史，支持改革，促進民主」，2008年，我冒著風險，在北京開辦了我們右派自我交流的民刊《往事微痕》。重慶右二代徐瑗女士向我推薦了幾篇寫長壽湖右派的稿件，正準備刊發，她突然來電話說：「不忙發，作者譚松曾被重慶國安局以『顛覆國家政權罪』抓捕過，發了怕給他帶來不安全。」

憶舊寫實的記述文稿，沒有作者名字還有甚麼意思呢？我只好忍痛割愛，暫不選用。可是，「譚松」這兩個字一直縈繞在我的心上，我不明白，為甚麼追思回顧右派苦難的文章，是「顛覆國家政權」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「四人幫」倒臺三十多年了，

世間還有此種黑法惡政？唉，重慶真夠「山河一片紅」啊！

不久，聽說譚松「取保候審」，放了出來，不久又給我郵發了幾篇文章。文章有血有肉，有述有論，寫得十分不錯，往刊刊發了。此後，我才打聽到，譚松即57難友譚顯殷之子。

譚松十分優秀，很有才華，擔任過兩家雜誌的主編。但他深懷歷史的使命感，時代的責任感，決心要把老一代苦難記錄下來，把毛澤東犯下的罪惡留在文字上。用他的話說：「1957年數得出的是55萬多知識分子家破人亡，數不出的是整整一個民族開始大步走向謊言和殘暴。奧斯威辛僅僅燒毀了肉體生命，共黨極權還燒毀了生命中之『本來的世界』（即哈維爾說的『the natural world』）——人性中原始的真、善、美本性。」

「這種罪惡如果不進行揭露、清算和批判，即使共產黨壽終正寢，我們這個民族也不能真正『站立起來』。」「必須把顛倒的世界顛倒過來」，恢復我們這個偉大民族之「本來的世界」。

青史焉能化成灰？

為了「把顛倒的世界顛倒過來」，他冒著各種危險，不懼暑熱，不畏寒冬，用微薄的工資購買了攝像機、照相機，花了近十年時間，躲過一雙雙盯睛的警眼，八去長壽湖現場採訪、拍照、攝影，先後訪問

筆錄了百餘位右派老人的血淚史，寫成了近五十餘萬言的《長壽湖》悲慘史詩。

他的筆在哭訴，他的心在吶喊：「長壽湖這兒沉積了多少冤魂？山那邊的浩浩大地，又埋葬了多少無辜？知道的，不准採寫、不准揭露；不知道的，永遠沉寂，永遠消亡。」

為完成此一歷史責任，他不但被重慶國安局抓捕坐牢，還花去數萬元的私人儲蓄。老父老母為他擔憂，妻子為他承險，由於各種原因，此五十萬言的歷史悲歌終難出版問世，一直束之高閣，藏之深山，遲遲不為人知。去年十月，我親赴重慶尋找此稿，終獲此「悲歌」，現盡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，將其刊印出來，讓地難友一睹為快。

冰刀霜劍何所懼？青史焉能化成灰！譚松說：「在災難、恐怖、迫害面前，有人性的高貴、尊嚴、堅守，也有人性的卑劣、猥瑣、自私。每一個人，都應對他的選擇和行為承擔責任。」

「可惜，我幾乎沒有見到任何深刻的自責與懺悔。這是另一個層面上的不幸，災難之後沒有靈魂的拷問，便難以有精神的復活與人格的重建。但是，他們畢竟也是受害者，應當同情他們所遭受的不幸。另一類是那些作惡者。就我本意而言，我很想讓他們『青史留名』，為的是警示後人。但本書中我大多都隱去了名（用X代替），只保留了姓。」

小學生見到長江裡的浮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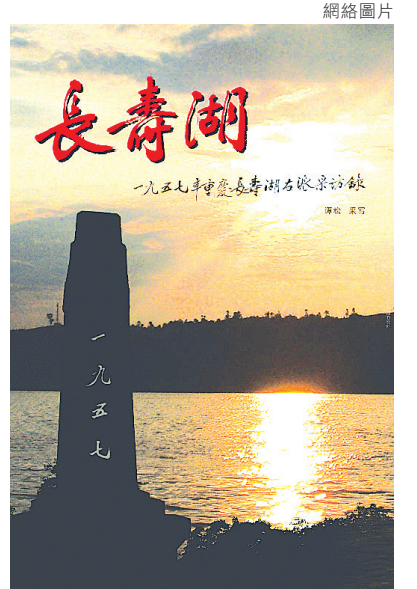
再看看我們右二代的譚松是怎麼面對國安局的。他說：「在看守所時，看守劉XX曾把我叫到他辦公室，問：『譚松，你是哪個反黨的？』」

「我告訴他，文革爆發時，我正讀小學。停課後的兩年裡，我夏天每天到長江游泳，那些日子，幾乎每天都看見十多具，甚至幾十具屍體漂流而下。有的被挖掉眼睛、有的被割去乳房、有的被鐵絲洞穿鎖骨、有的被剃去陰莖，兩腿間一個森森的血洞……我夜夜做惡夢，驚出一身冷汗……正是由於恐懼，我開始思考，覺得這個社會出了問題。這也許就是我『反黨』的根源之一。」

「共產黨在這50多年來，最『偉大』的治國輜略之一就是：它成功地把一張鋪天蓋地的恐怖大網嚴嚴實實地籠罩在神州大地上，讓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恐懼中。久而久之，外在的恐懼幽靈內化為奴性的行為自覺。在這張大網中，傳統的俠義消失了、古老的血性消失了、慷慨悲歌消失了、捨生取義更消失了。偌大一個民族，變成暴君和奴隸、奴才互動的兩極，社會在這種互動與共謀中『穩定』的一天天墜落……」

譚松，勇敢的譚松！扛起歷史地獄開門的右二代譚松！我向你致敬，我向你祝福——願你活得充實幸福，希望恐懼不再騷擾你。

此書由我出資刊印，由我派送各地難友。如果重慶有關部門再因此書去抓譚松或恐嚇譚松，我將登門討教、抗爭，以致前去「投案自首」，不惜老命相拚。為捍人世之公道，衛社會之公義，還有甚麼怕的？為說真話而死，死而無怨。



▲《長壽湖》為譚松採訪編寫。

三十六計系列

第三十一計「美人計」



▲西施（清·赫達資）

文 | 官筱彤

「美人計」是三十六計第六套敗戰計中的第一計，此計原文是「兵強者，攻其將；將智者，伐其情。將弱兵頹，其勢自萎。利用禦寇，順相保也。」意思是說，對兵力強大的敵人，就攻擊他的將帥；對明智的敵人，就打擊他的情緒，使其自願自損，再一舉得之。

計名由來

本計計名語出《六韜·文伐》：「養其亂臣以迷之，進美女淫聲以惑之，遺良犬馬以勞之，時與大勢以誘之；上察，而與天下圖之。」意思是說，對於用軍事行動難以征服的敵方，可以運用扶植其亂臣與進獻美女等計謀，來迷惑其君主的意志，進而奪取其國家。

此計是指利用美人誘惑，以消磨敵軍將帥的意志，增加敵軍部隊的怨恨情緒，再將敵軍圍殲的謀略。以下二例就是運用「美人計」戰術而獲勝的例子。

「美人計」事例一
王允送貂蟬

東漢末年，董卓專權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濫殺大臣，更有武將呂布為虎作倀，東漢獻帝亦遭其凌辱，度日如年。

大臣們因懼怕董卓殘暴，皆敢怒而不敢言。一日，司徒王允在家中後花園，因想到朝政堪憂而仰天垂淚，忽然，聽到有女子嘆氣聲，不覺驚訝，於是潛步窺之，原來是府中歌伎貂蟬，王允忽然心生一計，並嘆息道：「誰想到大漢天下居然繫在她手中！」

後來，王允運用「美人計」，先將貂

蟬介紹給呂布，然後再將貂蟬嫁給董卓，而貂蟬於中取事，終於導致董卓與呂布父子二人反目成仇，最後，呂布助王允將董卓給殺了。

「美人計」事例二
勾踐獻西施

春秋時，吳越之戰，勾踐先敗於夫差。吳王夫差罰勾踐夫婦在吳王宮裡服役，藉以羞辱他。

越王勾踐在吳王夫差面前卑躬屈膝，百般逢迎，騙取了夫差的信任，放他回到越國。勾踐被釋回越國之後，臥薪嘗膽，不忘雪恥，但吳國非常強大，光靠武力，越國是不能取勝的。

越大夫文種向勾踐獻計，挑選了兩名絕代佳人——西施、鄭旦，送給夫差，並年年向夫差進獻珍奇珠寶。夫差不疑有他，整日與美人飲酒作樂，連大臣伍子胥的勸諫也完全聽不進去。勾踐看在眼里，喜在心裡。西元前482年，吳國大旱，勾踐乘夫差北上會盟之時，突發奇兵伐吳，一舉滅下吳國，吳王夫差只得拔劍自刎。